

彻夜流香

著

# 麻雀与凤凰 的战争

I'M  
HOLDING  
OUT  
FOR  
A  
HERO

①

所有在股市里赢了的人，  
都不是赢在操盘，而是赢在人性。





# 麻雀与凤凰 的战争

①

I'M  
HOLDING  
OUT  
FOR  
A  
HERO

彻夜流香  
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麻雀与凤凰的战争：全2册 / 彻夜流香著. — 南京：  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，2018.5  
ISBN 978-7-5594-1683-4

I. ①麻… II. ①彻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46247号

书 名 麻雀与凤凰的战争（全二册）  
作 者 彻夜流香  
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沈沁颖  
选题 策 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  
责任 编 辑 姚 丽  
特约 策 划 紫 木  
特约 编 辑 单诗杰 朱 雀  
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 
封面 绘 图 三 乖  
封面 设 计 80零·小贾  
版 式 设 计 段文婷  
出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，邮编：210009  
出版社 网 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  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 
字 数 415千字  
印 张 14  
版 次 2018年5月第1版，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 
标准 书 号 ISBN 978-7-5594-1683-4  
定 价 56.00元（全二册）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010-57194853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# 目录

## CONTENTS



Chapter 01 数字黑洞 \_ 001

Chapter 02 天生诱惑 \_ 022

Chapter 03 擦枪走火 \_ 042

Chapter 04 骨牌游戏 \_ 067

Chapter 05 花开初见 \_ 091

Chapter 06 飞鸟与树 \_ 116

Chapter 07 泥足深陷 \_ 138

Chapter 08 暧昧旋涡 \_ 160

Chapter 09 欲盖弥彰 \_ 181

Chapter 10 派金聚会 \_ 203

## Chapter 01

### 数字黑洞



Valar mroghulis, valar dohaeris.——凡人皆有一死，凡人皆需侍奉。

这是上个摩恩资本中国区投资副总留下来的座右铭。

在冰与火的传说里，这两句是瓦雷利亚的语言。而瓦雷利亚是座因为末日浩劫覆灭的城市，也是号称龙王坦格利安家族的发源地，他们带着龙与军队四处征伐天下。

2007年，那位大胡子美国人满怀激情地来到这个地方就赶上了股灾末日，却没能浴火重生。

现在新到的副总也在看这则座右铭。这是个地地道道的华人，沙林觉得总部可能想通了，派个龙骑士来这里是行不通的，所以干脆派了条龙来。

但是他仍年轻得出乎沙林的意料。乍一看像个明星，虽然这一行到处都是俊男靓女，比如沙林自己，也是凡人眼里的青年俊杰，但像这么标致的人物还是很少见的，这完全有别于Gorden林赫赫的凶名。

大胡子临走的时候，跟沙林喝了一晚的酒，发了许多牢骚，同时告诉他不少这位即将到来的新上司的八卦。简单来说，这位Gorden林与他的老师奎恩做了一套新的抵押资产估值模型，2008年的时候，凭借着这套模型，他们在空头市场为摩恩赚了上百亿美元的进账，更重要的是，他们对市场的看空决定了摩恩没有随大势一起深陷泥潭的命

运。师徒俩踩过华尔街的尸横遍野一战成名，名利双收。

现在这位老师成了摩恩的合伙人和新的MD（董事总经理），而他的弟子就被空降到了申城，直接替换掉了大胡子的位置。尽管大胡子满腹委屈，但沙林知道他这么仓促卸职的原因，绝不仅仅是因为在证券上的失利，他听说其他分部的损失更甚证券，以至到了摩恩在中国区的投资基金有可能面临被清盘的境地。

他们公司总部在香港，因此留在申城的部门结构一切从简，沙林很多时候兼任着行政助理的角色，跟着大胡子久了，对他的境遇也颇有些惋惜。但沙林还是觉得大胡子花了一年多的工夫，只来得及学会喝中国茶，却没学会在中国投资。最起码，他不知道在这里，消息是个绝对藏不住的东西。

摩恩的前身是一家美资的私募基金，一直保留着它灵活的操作风格，因此跟国内的条条框框气质有些格格不入，也受到奉行“一切不可控皆需被消灭”监管部门的排斥，关于这一点，沙林觉得摩恩还是有点冤枉。总之，种种原因导致了摩恩在这片投资区域毫无建树，可从另一方面来看，又不可否认它仍然是个国际资本巨头，一举一动都备受市场关注。这位新的投资副总还没有到任，公司内部各式的消息渠道热线，沙林相信那恐怕都热得冒出了火花。

新副总看完了这条座右铭，沙林小心翼翼地说：“林总，我们会重新装修这间办公室，对不起，我们没有想到您今天就到了。HR给我们的通知是您会在一个月之内到任，我们本来……以为您会下周到。”

“我姓曲，跟你一样，林是我的名。”他说话的语调略慢，好似每个字都经过深思熟虑，但他的嗓音很动听，这点很好缓解了听话人不耐烦的情绪。

沙林有些尴尬，然后又听新副总补充道：“我一个月之内到任，那平均每周到任的概率都为25%，你猜我第三周末，那猜中率就是25%，第一周我没有来，并且你有接到本月底我会参加一个重要项目会议的邮件，所以你应该重新选择，这样你的猜中概率就会升至75%。”

他的语调很平淡，听起来只是在解说他本周抵达申城的概率，

沙林却觉得这位新来的副总同时也在用这种方式来向他，乃至整间office，来传达他的做事理念。那就是他喜欢能被数据量化的东西，即使是你的主观判断。

落地窗外就是江面，阳光一览无余，他的眸子看起来像是水洗过的琥珀，假如女人来看，也许会沉迷在那每根都清晰的纹路里。但沙林是个男性，感到的就只能是冰冷的压迫感，让他一下子找到了传闻里Gorden林的感觉。

手机铃声适时地解救了沙林的窘迫，他习惯性地摸了下口袋，才发现是Gorden林的电话。他看着手机号码，轻轻地皱了皱眉头，然而还是很快接通了。

“您不是不舒服吗？我知道了，家宴我会去的，我有电话进来了，不跟您多说了。”简单的对答，但是沙林发现他每多说一个字，眉头就皱得更加厉害。挂完了这个电话，下面那个他甚至没有接通，就对着电话号码皱起了眉头。

“那我先处理其他的事情，办公室的事情就交给你了。”他始终没有接通电话，而是收起了手机，沙林能听见他口袋里不断传来的震动声。这位新副总的目光一直都很淡，不是无所谓，而是无所畏惧，却对一个电话避之不及，沙林觉得对方也是个人才。

他们路过休息室，刚好里面的电视正在播放证券评论节目，他顿住了脚步，沙林立即跟他解释：“这是股评节目，行情好的时候，这些股评家简直可以兴风作浪。不过这位嘉宾许向文，在我们申城可是赫赫有名的股神、股评家，我妈相信他比相信我还多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他看着电视屏幕，那些曾经以为远去的，现在看又近在咫尺。

等走出了门外，他顿住了脚步，沙林连忙趋步上前等候指令，却听他转过了头问：“我能问你借点钱吗？”

“啊？”沙林微张了一下嘴。

“我的行李在飞机上遗失了，现在需要补一些证件。”

沙林动作利落地掏出了钱包，从里面抽出一张卡，恭恭敬敬地递

了回去：“密码是334455，里面有两万块钱。”

“谢谢。”他接过了卡。

沙林偷偷抬起眼眸，阳光下这位新上司的形象光辉照人，但他从自己手里接过卡片的那瞬间，沙林觉得他也有了凡人的感觉。

号称申城“金融街”的吴宁路，不远处的证券大楼上，许氏的恒多投资公司正在庆贺一场期货的胜利。公司的人摇晃着香槟酒瓶，木塞冲出，奶油味的泡沫一涌而出，引来了办公室一阵欢呼声。

许多的单人办公室的门被打开了，一个瘦个子的小伙子端着香槟进来，拉长了语调嬉笑道：“逆市敢做多的，只有我们的多姐！”

许多手撑着头，仍然目不转睛地看着手机：“小李子，今晚我有事要先走，就不跟你们去庆祝了，不过你们今晚吃饭唱歌的钱我包了！”

小李子其实叫李驰，他嬉皮笑脸地打了个千：“喳，遵旨。”说完了他却没有退出去，而是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张纸，恭恭敬敬地放到了许多的面前。

许多拿起纸展开一看，是张存单，她诧异地道：“20万，你有钱还了？”

“老家的拆迁款总算下来了，所以有钱就还多姐你了。”

“你们的上访总算赢了。”

李驰不无得意地道：“那必须的呀，咱们还是人民当家做主对不对？”

许多笑着晃了晃手中的纸：“那我就收下了。”

“钱虽然还给了多姐，但是当初多姐你肯借钱救我妈的那份情……”李驰拍了拍胸脯，“我李驰永远记在心里。”

“少恶心了，快滚！”

李驰嘻嘻笑着退了出去，许多拿起手机将方才的号码又拨了一遍。这次电话总算接通了，手机那头传来“喂”的一声，尽管只有这么一声，许多眼里便像是有了笑意，她道：“今天出来，陪我去买东西！”

“我今天没有空！”那个男子的声音听起来有一些没好气，但还



是很动听。

许多背部向后一靠，手指灵活地敲打着桌面：“曲择林，你给我听好了，要么立刻还钱，要么就随传随到，你自己选。”

曲择林半天没声，末了冷冷地道：“那我考虑一下！”说完他便将电话挂了。

许多微弯着嘴唇将手机塞进手提包中，而后拎着包走出了办公室。经过一场大战，公司里的人都在很放松地闲聊。

“聊什么呢？”许多随意地问。

“噢，顾亚说他在投行工作的同学给他讲，去年华尔街年度最佳投资新星授给了一个叫Gorden林的华裔经理人。据说他年纪很轻，很低调，但持掌的对冲基金去年一年涨了68%，光奖金就拿了6000万，还是美金啊，多姐。”李驰激动得眼睛都红了。

许多轻笑了一声，拎着小包出门，不置一评。这一行永远也不缺少麻雀变凤凰的故事，只要进来每一天都能听到流传，假的变真的，真的变夸大的，它激励着一批又一批的麻雀前赴后继地涌进来。

每一只进来的麻雀都以为自己会变成凤凰，但他们唯一的作用不过是用来喂食市场上少数的几只凤凰，绝大部分的麻雀都会怀揣着金钱和麻雀变凤凰的梦想，在这里，直到尸骨无存。

许多刚走出公司的门，隔壁志林财富的门也被打开了。里面走出来一个红着眼，样子看上去有一点凌乱的年轻男人，他盯着许多，狠狠地击了一下门，咬牙切齿道：“许多，你这个死多头。”

“哟，卫人杰……这么生气啊？单子被击穿了？”许多笑着调侃。

她的五官不是那种柔美型的，但胜在很清晰，一笑便会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，乌黑的柳眉微微上扬，表情往往眉飞色舞，令人想起高中的时候在运动场上见到的那种擅长长跑的女同学。不是顶漂亮，但健美，张扬，活力四射。

“你是不是故意的！你在这个时候做多大豆，你故意跟我对着干的，是吧？！”卫人杰指着许多气急败坏地道。

“你不是挺喜欢研究美国那边的数据吗？那接着研究吧。”她说

完就头也不回地走了，把气得张牙舞爪的卫人杰留在了身后。

包里的手机响了，许多一瞧便立即接了电话：“师兄，正要给你打电话呢！”

电话那头是许多的高中同学姜琰，目前在粮食进出口公司工作，他温和地道：“恭喜你啊多多，大获全胜！什么时候请我吃饭？”

许多瞧了眼身后笑道：“这都多亏了你啊，没你这个粮食大亨的消息，我怎么敢逆市做多！美国大豆可在跌呢，多的人爱看美国数据。”

姜琰在粮食局下面专管粮食进出口的公司工作，也是局里最年轻的科长，因此许多私下里都笑称他是粮食大亨。

“我也没做什么，是你自己反应快。”姜琰笑道，“那择日不如撞日，就今天吧，我有一个朋友开了家日本料理，正想找人试菜！”

“我记得伯母好像挺喜欢吃日本料理的，她要知道这么好的机会你不留给她，回头她该不高兴了。”

“那就一起去啊。”

姜琰的母亲白雪是一家银行的副行长，出身很有背景，丈夫、儿子又皆事业有成，人如其名，自视极高，总觉得世界绕着她转。生鱼片加白雪，许多觉得她铁定会消化不良：“今天我刚好约了朋友吃饭，要不我们改天吧。”

姜琰轻微地笑了下：“跟谁？比跟我吃饭还重要。”

“你不认识。”电梯适时“叮”的一声开了门，“那回头我约师兄吧！”她挂上电话，刚走进电梯，有人就从背后追了上来：“许多！”

许多回头，见是公司的主操之一顾亚：“你也这么早走，不跟他们一起去玩啊？”

顾亚长了一张娃娃脸，风格却是典型的老成派：“不了，他们喜欢的我都不都喜欢。这两天和盛药物有些异动，我要回去再研究一下。”

“什么异动？”

“不是大的异动，但最近每分钟一百来手……就现在市场来说，好像也够活跃了。”顾亚说着去按底楼的层键，却跟同时伸手的许多碰到了一起，他连忙缩回了手。

“每分钟一百来手，十分钟就是……上千手。”许多问，“股东列表有变化吗？”

持股量超过5%是会出现在股东列表上的，没有出现在股东列表上并不代表这个暗中搞花样的人就不存在，这只能说明两种可能，要么这是个能量还不太大的新人，要么这是个很狡猾的老手，顾亚希望不是后者。

“没有。”顾亚有些把握不准地问道，“你觉得会不会是短庄？去年虽然股市跌得很惨，但今年形势还不错，现在有钱的蠢货还是很多，挖几个煤矿弄点钱，雇个操盘手，拉根网线就觉得自己能在股市里做庄的人也不少。”

电梯“叮”的一声又响了，许多走出去：“那你再观察一段时间吧，先让李驰想办法查一查对方是谁。”

许多走出来才发现电梯没有直抵一楼，而是在二楼证券所开了门。股票市场一熊，证券大厅就很有远见地从一楼黄金铺面挪到了二楼。

她刚想将电梯门关上，却意外地发现已经休市的证券大厅里，寥寥几人当中站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阿姨，她微佝偻着背，显得与宽阔的交易大厅有点格格不入。许多认识她，她是经常给他们办公室送快餐的米阿婆。

她走出电梯，走近米阿婆，笑问：“米阿婆，干吗呢？”

穿着件旧灰色外衣的米阿婆一见许多，连忙笑道：“哎哟，是许小姐啊，我在看股票呢。”

“你买股票？”许多有一点惊奇地道。

“我听人说，股票就是人少的时候买，人多的时候卖，电台里有一个姓巴的说的，所以前阵子就买了点。”米阿婆一笑，脸上的皱纹更像是打了褶子一般。

许多笑得差点掉眼泪：“阿婆你说得对，高手在民间啊。阿婆，你就是高手！”

米阿婆笑得有些无奈：“可是这只股从我买进去就连续大跌了，今天都跌停了，大家都说这只股票不行了，庄家甩货了。”（中国证

券交易所规定股票单日最大跌幅为-10%，这就是跌停板，S或者ST打头的股票则限为-5%。)

“我帮你看看？”许多道。

米阿婆连连点头，感激地道：“那真是麻烦许小姐了。”

许多翻了翻她买的那只股票，就把米阿婆剩下的那点钱都挂了这只股票，然后敲击确定。

米阿婆脸都绿了，颤声说：“许小姐，这只股，这只股……”

许多从包里掏出一支笔，用牙齿咬着笔套，拉起米阿婆的手，在那只布满沧桑的手上写下一串数字，含糊地道：“别撤单，若是它两天后还跌，你就打这个电话，我十倍赔给你！”她写完取下笔套将笔插上，笑着拍了拍稍稍有点走神的米阿婆，脚步轻松地返回了电梯。

顾亚在她的身后一直没吭声，直到她返回了电梯，他才犹豫地道：“多多，那只股的形态可并不好。”

“你知道那只股为什么会跌？”许多问。

“当然知道，他家董事长海新珠刚车祸过世。”

“现在接替她位置的是她的丈夫贺鹏，海新珠生前是个很强势的女人，她的丈夫被她压得一点翻身机会都没有，很多人私底下开玩笑，说贺鹏就是个吃软饭的。”许多看着顾亚笑问，“假如你是个半辈子都被人笑话，现在却掌握了一家资产高达数十亿的上市公司的男人，你会怎么做？”

顾亚半仰着头，恍然般长吐了口气。

许多悠悠地道：“如果贺鹏在海新珠死后，还任由股票跌上这么一周，除非他真想被人叫作吃软饭的。”

“那我们也完全可以……”顾亚回过神来，许多已经走出了电梯，他连忙又喊了声“许多”。

“没兴趣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顾亚不解地大声道。

许多头也不回只摆了摆手，清脆的声音悠悠传来：“我没兴趣给一个替自己老婆葬礼开庆功宴的男人抬轿子。”

顾亚看着许多的身影，她在风中翻飞的长发，还有踏在光滑大理石地面上的高跟鞋，都有一种溢于言表的自信。

走在阳光底下的许多年轻，富有，朝气蓬勃，在很多人的眼里，她无疑是一只凤凰。

许多开车到汽车行，售车小姐一见到她，便眉开眼笑道：“许小姐，你订的车到了。牌照也给您上好了，是您要的‘DL495’。”说着她用手指了一下停在销售厅当中的那辆红色法拉利。

许多绕着它走了一圈，干脆地点头笑道：“没错。”她用手袋里掏出皮夹子，从里面取了一张现金本票递给售车小姐，道，“这是尾款。”

“您先喝杯咖啡等等，我让账务核对一下。”售业小姐连声笑道。

许多坐的时间不长，销售经理也过来陪着说了一会儿话，售车小姐就过来笑道：“许小姐，让您久等了，本票已经入账，您可以提车了。”

“辛苦了！”许多接过钥匙。

“不辛苦，以后还要请许小姐多多关照。”售车小姐指着车牌道，“许小姐，这车牌很特别，什么意思啊？”

“你猜猜？”

旁边的销售经理道：“这‘D’代表许小姐的闺名，‘多’的意思，对吧？”

“没错。”

售车小姐笑道：“我明白了，这后面的‘L’肯定就是许小姐爱人的名字缩写了。”

“完全正确。”

售车小姐看着车牌：“不过这‘495’是什么意思？不像是日期啊。”

许多比画了一下道：“你随便取三个不同的数字，比如‘123’或者‘456’，取其最大的排列跟最小的排列相减，得到的差数再取其最

大值跟最小值的排列相减，你最终都会得到‘495’这个数字。”

售车经理做了个恍然的表情，售车小姐感动地道：“‘495’是永恒答案的意思吧，太浪漫了。”

“不，这是个数字黑洞，代表他掉进来了，就别想出去。”许多晃了晃手中的钥匙，“门外的车子，帮我找个二手车行处理了吧。”许多打开车门，在身后人们微微错愕的表情里将自己的新爱驾开出了车行。

许多扫视了一下手机，曲择林仍然在考虑中。她想了想，将车子开到了一家奢侈品专卖店的门口，打开窗户朝里面一位穿套裙工作服，留着短卷发的年轻女子挥了挥手。那女子看见了许多，嘴巴张成了圆形，立即欢快地小跑着从里面走了出来。

“左小西，我新买的车，怎么样？”许多推开车门笑问。

“这是法拉利跑车吧！”左小西绕着车子转了一圈，兴奋无比地问。

“是啊，我刚买的。”

左小西兴奋地喊道：“多多，等下带我绕城！”

许多甩上车门道：“等梅辛来了再说吧。”

左小西讶异道：“你怎么知道她还没来？她可是说了自己今天校外培训，很早就放了。”

“因为今天是国库券付息的日子，她要去手动复利。”

“手动复利？怎么个复利法？”左小西跟着许多回到店中。

许多熟门熟路地径直走到VIP贵宾室，将包丢在椅子上：“简单地说就是把利息存上，让利息也产生利息。”

左小西感慨了一声：“利息能产生多少利息？”

“举个例子吧，假如你有10000块，每次复利50%，11次复利之后，你收到的就不是10000块，而是120万。”

左小西嘴巴都张大了：“这种好事，你们俩为什么不跟我说啊！”

“银行现在的利息是2%，那点利息还不够我油钱的。”许多翻着样品册，“再说了，你有10000块吗？有钱都让你买包了。”

“我买的都是限量版的包，那不是能用钱来衡量的。”她凑近了許多小声道，“上周我看见姜玟的妈妈了，她来买鞋子，还带了一个漂亮的女孩子，两人挺亲热的样子。我听她的语气，好像姜师兄也挺喜欢她的，不知道是不是姜师兄的新女朋友啊！”

許多呻吟了一声：“她就是故意说给你听的，因为她知道你肯定会说给我听。”

左小西难以置信：“你跟姜师兄的那段都是多少年前的老皇历了，大家都没有交集了，她还念念不忘的。这女人也太可怕了。”

没有交集，許多翻着杂志心想，刚才还差点一起去吃日本料理了呢。这么想来，她拒绝了姜玟的邀请实在太明智了，白雪如果自己出现，那脸色不用看都知道有多难看。

迎宾门铃再次响起，从店门外走进来一名留中发，穿深色外套的女子，款式是前几年流行的呢绒短大衣，但拾掇得很干净。她的皮肤白皙，额头饱满，五官分开看有些圆润，组合起来却有种天然的古韵。

“梅辛，看到门外多多的跑车了吗？”左小西仍然压制不住兴奋地道。

“怎么突然想起来换车？”梅辛解下身上的双肩背包。

許多抬头笑道：“本来就想换一辆，刚好我做多大豆赢了！”

“什么是做多？”梅辛接过了左小西手里的茶。

許多从桌面上拿了一枚薄荷糖：“假设这是一块未来的糖。有两帮人对未来的这块糖进行价格预测。有些预计未来这块糖的价格会上涨，这就是多方，多方会在当前价买入这块糖；另一批人预计未来的这块糖价格会下跌，这就是空方，空方会在当前价卖出这块糖。”

許多拿糖的手在她们面前摆了个波浪线：“于是这块未来的糖的价格，就在看涨它的多方与看跌它的空方的较量中不断波动。当多方的力量压倒空方的时候，价格就会上扬，如果是空方占上风，那么这颗糖的价格就会下跌。”

左小西与梅辛都有些愣神地看着許多手里的那块糖，許多补充道：“假设你是以当前价1元钱买入这块糖，那么当它在未来涨到1.2

元的时候，你就挣了2毛钱。反过来说，你是以1元钱卖出的空方，你就亏了2毛钱。”

左小西困惑地道：“卖1.2元跟卖1元，也就是少赚2毛钱，空方怎么会亏钱呢？”

“因为这块糖是空方借来的，有借就有还，1元钱借的，要还1.2元，不就是亏了2毛吗？你证券课怎么上的啊？”许多将手里的薄荷糖重新丢回篓子里。

梅辛转头问左小西：“你去上证券课了？”

“前几天许伯伯忙不过来，就让多多代替他去电视台举办的证券课上两天课。”左小西嘻嘻笑道，“我就跟去看看，反正不要钱，这要是真学好了，说不定还能让多多带我入行。我白天卖鞋子，晚上去酒吧间打工，可我一年赚的，还不一定够得上多多一小时赚的钱呢。”

“There're three ways to make a living in this business.Be first.Be smarter.Or cheat.”梅辛说道，“这是一部投行电影里的台词，意思是说要想在这一行活下去有三种方式，比别人更快，比别人更聪明，比别人更能欺骗。小西，你觉得你适合哪种方式？”

左小西嘟囔：“有没有那么难啊，我看多多就很好啊。”

梅辛很不留情面地道：“你别看她看起来风光，说不定转眼就比你还穷呢。”

许多合上了样品册，眯眼笑道：“梅老师，我对你的结论没有意见，但是我对你的表达方式很有意见。”

梅辛道：“我的表达方式哪里有问题？”

“我知道你是英语老师，可我们只懂中文，你要不要引经据典的时候总是英语开道啊。那就好比一只懂狗语的猫，跟其他猫说话的时候，用不着先‘汪’一声再‘喵’吧。”

左小西“啊”了一声扑在许多身上，去扯她的嘴：“你这个牙尖嘴利的死丫头。”

梅辛也脸色通红地拿起垫子捶了几下许多：“许多，你有空还是去多读点书吧，别做点投机的生意，就好像自己很了不起似的。”



许多露齿一笑：“那你觉得哪家大学的文凭了不起，我买张正版的送你。”

左小西连忙打岔：“停，我们应该尊重彼此的职业，我想换个话题行不行？”

许多又拿起了杂志：“行，我没意见。”

梅辛问：“你有什么想说的？”

左小西搂着许多对梅辛说：“梅梅，多多恋爱了。”

“谈恋爱？”梅辛下意识地问，“姜斌？”

“不是姜斌，就是多多替许伯伯代课的那次，她跟一个学生在楼道里撞了一下，把手里的资料给撞掉了。刚撞的时候她还算正常，还跟人家一起捡来着，捡的时候也正常，可那个学生一抬头，她就不正常了。”

左小西的八卦讲得声情并茂，梅辛忍不住追问：“怎么不正常了？”

“她非逼着人家学生给手机号码，那学生也很奇怪，就不给！你猜她怎么着？”

“那后来呢？”梅辛问。

“多多把她手腕上那块积家表给摔了，然后愣是栽给那个学生。她还逼着人家写欠条，说是要他还修表钱，不还钱就要随传随到！”左小西眉飞色舞地感慨，“有钱就是任性啊！你都没看到那学生的表情，瞪着许多就跟见了鬼似的！后面都没来上过课。”

梅辛惊愣地看着若无其事的许多：“多多，你这根本就是现世的女土匪、女流氓啊，这不是欺女霸男是什么？”

许多正色道：“我就看上他了，那是他走运！”

“一个上证券夜校的学生，你看上他什么了呀？”梅辛没好气地道。

许多托着腮，脸上浮现出一种回想的表情：“就觉得他吧，反正一看就跟一般的男人不一样，特别沉静，气质特别好！以前有时会做梦，梦见他，总是看不清他的脸长什么样，我一看见他抬头，就知